



在烟台市芝罘区娄子山下,毛雪林和妻子正在摇槐花蜜。

槐花飘香时就满载一箱箱蜜蜂从浙江赶来,从未间断

文/片 记者 杜晓丹 钟建军

槐树花开就像一种约定

有人说,这是最甜蜜的工作,追逐花季,收获琼浆;有人说,这是最辛苦的工作,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哪里的鲜花盛开,哪里就是养蜂人的家,追花逐蜜是养蜂人的常态。

5月,烟台槐花盛开,毛雪林和妻子已经准时到达烟台市芝罘区娄子山脚下。近日,记者来到娄子山下,阵阵槐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无数蜜蜂发出“嗡嗡”的声音;前来买蜂蜜的市民,挤满了毛雪林的帐篷。

“我们是4月份出来的,先去栖霞采的苹果蜜。”毛雪林说,他们提前向当地镇政府报备后,在政府工作人员协助下,他们顺利来到栖霞市采苹果蜜。“5月1日晚上8点多,我们又从栖霞市来到了芝罘区娄子山。支好帐篷,收拾完东西,已经是2日凌晨2点多了,早上6点又起床摆好蜂箱。”毛雪林说,这几天他们开始摇蜜了,上午取蜂王浆,下午摇蜜,非常忙碌。

据毛雪林讲述,每年3月份开始,他们在浙江老家采油菜花蜜,4月中旬到栖霞市采苹果花蜜,5月初到烟台,一直待到10月初再回老家。“烟台的槐花开了,就像约定一样,我们就要到这里来。”从1992年起,每年5月,毛雪林与妻子都会来烟台采槐花蜜,30年从未间断。

开花就有蜜今年是个丰收年

在毛雪林看来,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今年槐花开得好,可以说开花就有蜜,槐花蜜品质很好。”

下午2点,毛雪林将取蜜刀、蜂帚、摇蜜机、蜜桶等摇蜜用的工具拿到蜂箱旁,准备开始摇蜜。他戴上防蜇帽,点燃香,揭开箱盖熏了熏,“这样就把蜜蜂熏到下面去了。”毛雪林一边说着,一边提出蜜脾,迅速将蜜蜂抖落在箱内,然后用蜂帚将未抖落的蜜蜂扫掉。

“这段时间温度低,直到现在才摇蜜,蜜蜂已经把蜜脾封起来了,这样的蜜很厚,很成熟了。”毛雪林用取蜜刀削下蜜房盖。这时,亮晶晶、厚厚的蜂蜜露了出来。吴月琴接过蜜脾放在摇蜜机内,开始摇蜜。

随着摇蜜机转动,蜂蜜像一根根金线不断被摇出来,裹着槐花香的蜜香随之飘来,积累到五十多斤蜂蜜后,毛雪林便把摇出来的蜂蜜倒在过滤网上去掉异物,纯正的槐花蜜就可以装瓶售卖了。

摇蜜的时候,要在蜂箱中间来回穿梭,将蜜脾从蜂箱中取出,他们经常会被蜜蜂蜇伤。“我每天都被蜜蜂叮,已经习惯了。”毛雪林笑着说。

“今年不错,第一批槐花蜜摇了1000多斤,烟台人都很喜欢槐花蜜。”预计今年能有个好收

成,这让毛雪林和妻子乐得合不拢嘴。毛雪林说,养蜂这个行业是看天吃饭,最怕开花季遇到大风大雨天,蜜蜂憋在蜂箱里飞不出去,花粉被雨水冲走,忙活一年可能挣不了几个钱。

最初每年只待20多天如今能住五六个月

“当年来的时候都叫我‘小毛’,现在都叫‘老毛’了。”毛雪林打趣地说,30年过得真快,最初在烟台只待20多天,如今每年都在烟台住五六个月。为何在烟台待这么久?毛雪林笑着说,“来烟台次数多了,喜欢上了这里,在这里很舒服。”

以前他们还会继续北上追花采蜜,从2003年开始,毛雪林和妻子选择常住烟台。毛雪林称,“生态环境保护得非常好,山上的树变多了,有野生枣树、有荆条树,不用到处跑就能采到各式各样的蜂蜜。”

另外,在外漂泊的生活,对毛雪林夫妇来说,搬家是最麻烦的,每次搬家时,他们需要提前两天打包整理生活起居用品、养蜂和摇蜜的工具等。“一共120个蜂箱,一次挑2箱,有150斤重,快60岁的人了,搬一次家特别累。”57岁的毛雪林说,年龄大了不爱折腾。

“这些年烟台变化特别大,每年都有新变化。”毛雪林感慨地说,刚来烟台时,红旗路还没修好,现在道路四通八达,多了很多隧道,“以前的娄子山很偏僻,你看现在,周边建起了这么多新小区。”吴月琴则说:“感觉烟台和老家的气候差不多,用水、用电、买菜很方便。”如今,他们慢慢习惯了烟台的生活。“每到10月份回家时都舍不得走。”正在割蜂蜜的毛雪林说,“每年都来烟台待半年,我们已把烟台当成了第二个故乡。”

养蜂技艺乏人传承“甜蜜约定”还将继续

之前,毛雪林家族的很多人都从事养蜂行业,现在亲戚们干不动了、照顾孙子等各种原因,已经不再养蜂,只剩毛雪林一家还在坚守。毛雪林担忧地说,“老一辈养蜂人退出后,后辈也没有传承养蜂这门技艺,今后养蜂人会越来越少。”

“养蜂说简单很简单,说难也很困难,得需要经验。”毛雪林说,四处漂泊、常年不回家,太辛苦,年轻人可能有的尝试过,赚钱不稳定,有时候还赔钱,因此都不愿意干。“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代养蜂人了。”吴月琴说,遇到刮大风和下雨天,帐篷会漏水,还有可能被风刮走。除了身体上的劳累,养蜂人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孤独。

“我们第一年刚出来时,婆婆6月份去世了,一个月后我们才收到家里来信。家里老人和孩子有点什么事,我们都不在身边,很担心。”吴月琴无奈地说,“现在好了,都有智能手机,能随时打电话,和家人视频。”

毛雪林夫妇来烟台采蜜30年,已与许多顾客成为朋友。“大姐这一年还好吧?女儿在家吧?”吴月琴一边摇蜜,一边和前来买蜂蜜的吕女士唠起了家常。吕女士说,30年来,每年都来买蜂蜜,女儿小的时候经常跟着过来,与吴月琴也很熟悉,现在女儿也40多岁了。像吕女士这样的“老主顾”还有很多。

虽然辛劳,但这份“甜蜜事业”中总有一种感情的牵绊,让毛雪林夫妇无法割舍,与烟台的“甜蜜约定”还会继续。



毛雪林正在帐篷内取蜂王浆。

“你看我现在很轻松,我苦的时候你是没看到。”完成了赡养母亲、照看孙辈的“历史使命”后,今年71岁的李玉珍把闲暇时间都给了表演。

自打退休后,李玉珍就在潍坊十笏园的锣鼓队扮演“媒婆”。2021年,她离开锣鼓队,将表演的阵地转移到了短视频平台上,从一名乔装打扮的假媒婆,摇身一变成为给人牵线搭桥的真红娘。身份转换之间,不变的是李玉珍旺盛的表演欲和生命活力。

七旬老人扮演媒婆多年转战短视频成了真红娘

文/片 记者 李旭旭

从小喜欢演“李铁梅”

1951年,李玉珍出生在潍柴楼的宿舍大院内。贫瘠的生活中,表演成为装点李玉珍生活的一抹亮色,“我就是爱好表演。”不知道是不是常年在外表演的缘故,李玉珍的嗓门不小,话语密度大,叫人插不上话。她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小时候最常演的就是《白毛女》和《红灯记》,最喜欢演李铁梅。”

李玉珍的表演生涯并没有什么梦想因素的加持,如同她自己说的,仅仅是“一个爱好”。从小,李玉珍就喜欢表演。不过,从上小学开始,她的这个爱好便被搁置一旁,此后再也没有被捡起来。当被问到表演的爱好怎么没延续下去时,李玉珍的嗓门更大了:“我家里兄弟姊妹7个,饭都吃不上,空闲我都去帮人家看孩子赚钱,哪有那个时间啊。”

小学毕业后,李玉珍便在潍柴干起了临时工。工作,结婚,生儿育女,如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李玉珍的生活被工作和家庭填满,没有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空间。退休后,李玉珍又承担起照看外甥女和赡养母亲的任务。一直到孩子上学后,李玉珍才开始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2016年,李玉珍参加了十笏园锣鼓队的表演,“那个时候我戴着头套,正在表演大头娃娃,十笏园的导演万山正在为拍《俏鸳鸯》这部电影选角色。”李玉珍被导演一眼看中,“媒婆非你莫属。”

李玉珍说自己在表演时与其他演员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喜欢跟观众互动,“我看到个小孩儿,就喜欢拉着他一起表演。”一场场的表演下来,李玉珍也有了自己的固定粉丝。一次表演时,一个小男孩的母亲拉住李玉珍并拿出一张合影:“我儿子每年都要跟你合一次影,现在他都比你高了。”

每次演出,费用在20元到30元之间,其中的辛苦却是不言而喻的,但李玉珍仍旧很积极。“有时去外地表演,凌晨一点就起床,晚上有时还没卸妆我就躺下了,最累的时候是从正月初一到十六,演出从早上延续到晚上。”李玉珍凭借自己的爱好坚持了下来。



李玉珍在直播间与粉丝互动。

开直播当起真红娘

从去年开始,因为年龄限制,李玉珍不再去锣鼓队表演了,但是她仍旧爱去凑热闹。她说自己舍不得粉丝。

闲不住的李玉珍换了一个表演平台,她在抖音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开始在家里表演,账号的名字叫“潍坊第一媒婆”。

李玉珍在直播里延续着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没想到竟然被网友误认为是牵线搭桥的红娘。“网友总是让我给他找对象,本来我是一个假媒婆,没想到演着演着成了真媒婆。”

每天8点,李玉珍都会在直播间准时上线,与粉丝互动。她会邀请粉丝上麦,请他们诉说自己的择偶标准和理想型,并将他们的信息记录下来,以备在线下进行匹配。虽然没有真的做过媒婆,但是李玉珍干起来还挺像样。她拿出一本记录册,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粉丝的各种信息。“年龄、学历、家庭、身高、工作、住址,这是六大要素。”李玉珍说,六大要素是她牵线的重要依据。

“一开始没有什么粉丝,每次涨了3到4个粉丝我都特别开心。”李玉珍说,自己刚开始直播时,每增加一个粉丝都十分兴奋,忍不住向自己的老板炫耀,现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已经有了1.3万粉丝,直播间能达到700人,“我非常满足。”

“能说成一对是一对。”李玉珍说。与此同时,她也对很多年轻人的交友方式感到困惑,“有些年轻人聊天聊了两个月,一见面结果对对方不是很满意。还有的只在网络上聊天,也不见面。我计划接下来组织一下粉丝见面会,让他们多一些接触的机会。”

除此之外,李玉珍还喜欢“怼”粉丝,如果粉丝存在不正当的言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李玉珍就会当面怼回去,她说:“可能我有啥说啥,比较实在,这也是大家喜欢我的原因。”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于海霞 美编:继红 组版:刘燕